

鞠婷

夏天

展览时间：2026年6月12日—8月22日

开幕：2026年6月13日，星期六，下午6—8点

艺术家本人将出席

麦勒画廊荣幸地推出鞠婷（1983年生于山东，现居北京）在苏黎世拉米街空间的个展“夏天”。展览主要呈现她最新创作的《深流》系列——鞠婷在这些新作中层叠了厚厚的丙烯颜料，再进行切割、凿刻，使其袒露。破坏——在此，不是拒绝，而是新形式诞生的条件。

毁灭，她说

文：Marcike Dittmer

切割，撕裂，敲打，破碎。地板上，一层层丙烯颜料静静堆积——越叠越厚，时光渐渐凝结成了物质。把这些画板抬到桌上之后，它们开始遭到工具的裂解，攻击。刀和锤子在致密的表面凿出开口。表面时而屈服，时而抵抗，然后再屈服。当画作被竖起来挂到墙上，被改变的不仅是朝向，连观看作品这件事本身也变了。留下的是一种碎片的对话——像考古，像形式的消解，像缓慢的毁灭。

— 那欲望引起的侵蚀呢？

— 是的。由于您的欲望。

我在看什么？换个问法：你在看什么？在这些作品里，有一种张力存留于它们那种包裹着某种思考方式的物质和视觉存在。这种张力不仅破坏了色彩层次，也破坏了我们惯用的观看方式。原本光滑、近乎诱人的表面，现在有了那些拒绝愈合的切口。它们仿佛露出了某种内部结构，可内里没有一样东西是稳定的。结构才出现，就又消散了，然后去拥抱破碎，去展露复杂。敞开的表面成了通往更深层情感的入口。离开那条路。走得更远。别再犹豫。

鞠婷的做法是先累积叠加，再反着来——她把结构暴露为表面，从而揭示其内在逻辑。她建造结构，然后打断。用刻刀切入逐级生长的颜料层，打破连续的层级，由此释放出别的东西：某种不是计划好的、不完全可控的东西。这里的破坏并不表示拒绝。它是一个条件，一个伪装成结局的开端。正如法国哲学家凯瑟琳·马拉布（Catherine Malabou）在描述断裂后的状态时所说的那样：关键在于变成彻底的另一种存在。

马拉布的“破坏性可塑性（destructive plasticity）”标志着连续性的断裂。“可塑性”这个词源自希腊语，指的是一种同时能够接受形式、给予形式以及彻底消灭形式的力量。不是隐喻，而是事件。不是象征，而是物质。形式被实实在在地拆解，劈开，移位，并被迫重新开始。在鞠婷那里，涌现出来的东西并不解决矛盾，而是容纳矛盾。在切口的位置——人们以为会看到缺失——但迎接的却是温暖，抵抗，以及一种沉默的坚持。即便生活是由约束、界限、限制构成的，艺术却坚持另一种可能。它打开一条通道。一条穿过去的路，或者一条逃出去的路。于是，有某种别的东西与暴力式的创作一同持续存在。色彩以一种不同的方式诉说。轻柔地，几乎和产生它的姿态对着来。在这之中的某个地方，有一句话在回响——阿尔贝·加缪（Albert Camus），像一股安静的暗流，也呼应着展览的标题：“在隆冬，我终于知道，我身上有一个不可战胜的夏天。”

仔细看。看那些切口。它们不像伤口。即便像，也拒绝愈合。它们保持着某种内在的可能，一种没有答案的深度。你跟随。直至邂逅某个辨认的时刻。你成了一个观看的人，盯着细节，盯着颜色的交融。那些层次像地质层，像一座由时间相遇堆成的山景，再变成一片思想景观。

时间是存在的。鞠婷的实践在根本上把马拉布的理论架构实体化了：把一个整体拆成碎片，露出底层的结构，把破坏定位为显现的条件。切口并不揭示一个完好无损的过去；它制造出一种新的碎片组合，而这种组合只存在于破坏之中。堆叠与切割，垂直线与重复——这些不只是为了通过反复来接近完美；它们也标示着克制。一种受控的刚硬。而在这控制之中，又生出对偶然的寻找：某种狂野的、游戏的东西。一种对线条、层次、规则的打破。

我想起西格蒙德·弗洛伊德（Sigmund Freud）写过的一句话：“如果我们把一块晶体抛在地上，它会碎裂，但绝非杂乱无章地碎成一团；它会沿着解理面断裂成若干碎块。这些碎块的边界虽然肉眼不可见，却早已由晶体自身的结构所注定。”碎裂这件事，揭示出的

GALERIEURSMEILE 麦勒画廊

其实是那种从一开始就注定会裂开的东西。这样的断裂时刻，可能会产生一种忽明忽暗的意识——既在场，又不在场。同时出现又消失。不稳固，不连续，但真实。《深流》系列标志着一个回归，一种再思考——对当下集体处境的讨论。它标志着从早期系列作品的转变，比如《凛冬将至》中，静止占主导，逼着人停下来。可即使在静止中，也从未有过真正的停顿。然后到了某个时刻，暴力变得不可避免：要打破沉默，抵抗，冲过去。现在，节奏又慢了下来。在这些新作里，紧绷的脉络变得放松。有一种向内的回旋，一种慢慢的回归，一种寻找——寻找一个自我，或者很多个自我。这条轨迹变得越来越精确：从锤子的蛮力到手术刀、作为外科工具的刀。冷血。或者更简单地来说，是精准。暴力不再是爆炸性的，而是分析性的。解剖取代了断裂。堆积起来的颜料层，是为了揭示那些曾经存在的，以及正在生成的东西。这种“生成”一直存在于那些充满张力的颜料层中，向观众——也就是你——发出开放的邀请：去看表面，也去看表面背后。可以说，在鞠婷的作品里，她把色彩作为层积的记忆，进行一场物质层面的切开。就像玛格丽特·杜拉斯 (Marguerite Duras) 在写作中，通过抹去叙事和主体本身，把解构推向极致一样。对她们两个人来说，马拉布提供了一个概念框架：在这个框架里，破坏不是否定，而恰恰是全新形式得以涌现的前提条件。

在历史上的某些时刻，抗议并不会高调地爆发，而是安静地移动。在底下。在里面。一种不声张却一直存在的抵抗。也许这些作品也像那样存在：并非在宏大叙事中，而是坚持不断的。在某种内在之物的缓慢破裂中。在拒绝保持闭合中。一种对原本被隐藏之物的言说。

写作线性推进。图像不是。它们散落、折返、重叠、迟疑。它们允许矛盾遗留，不被解决。然而——这些层次依旧要求被打开。被切割。为了露出某种接近温柔的东西。某种接近共情的东西。

毁灭，她说。

艺术家简介

鞠婷 (1983年生于中国山东) 现居北京。她的创作融合绘画与雕塑手法，挑战抽象绘画的常规套路。她不断探究丙烯颜料在物质层面和空间维度的可能性，稀释外在和物体之间的界限。

她的作品曾在多家机构展出，包括：布鲁塞尔蓬皮杜中心 KANAL (比利时，2026年)、上海龙美术馆 (中国，2026年)、银川当代艺术美术馆 (中国，2024年)、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布罗德美术馆 (2016年)。作品被诸多重要公共和私人收藏机构收藏，例如阿拉里奥美术馆 (韩国)、中国美术馆、M+ 希克藏品 (中国香港/瑞士)、白兔美术馆 (澳大利亚)。

作者简介

Marcike Dittmer，写作者、策展人和编辑，长期从事跨学科的合作与实践。自2025年起，担任圣莫里茨文化基金会旗下的公共艺术项目及夏季实验室 REFLECTION & ALP 的艺术指导。2024年起担任苏什博物馆作家驻留项目 TEMPORARS SUSCH 的策展人。与 Julieta Aranda 共同主持“The Futurological Congress 2015–2030”。她最新的书籍项目包括《Museum Susch: Alpine Laboratory》(2025) 和《Temporars Susch & The Exemplary Syllabus》(2026)。